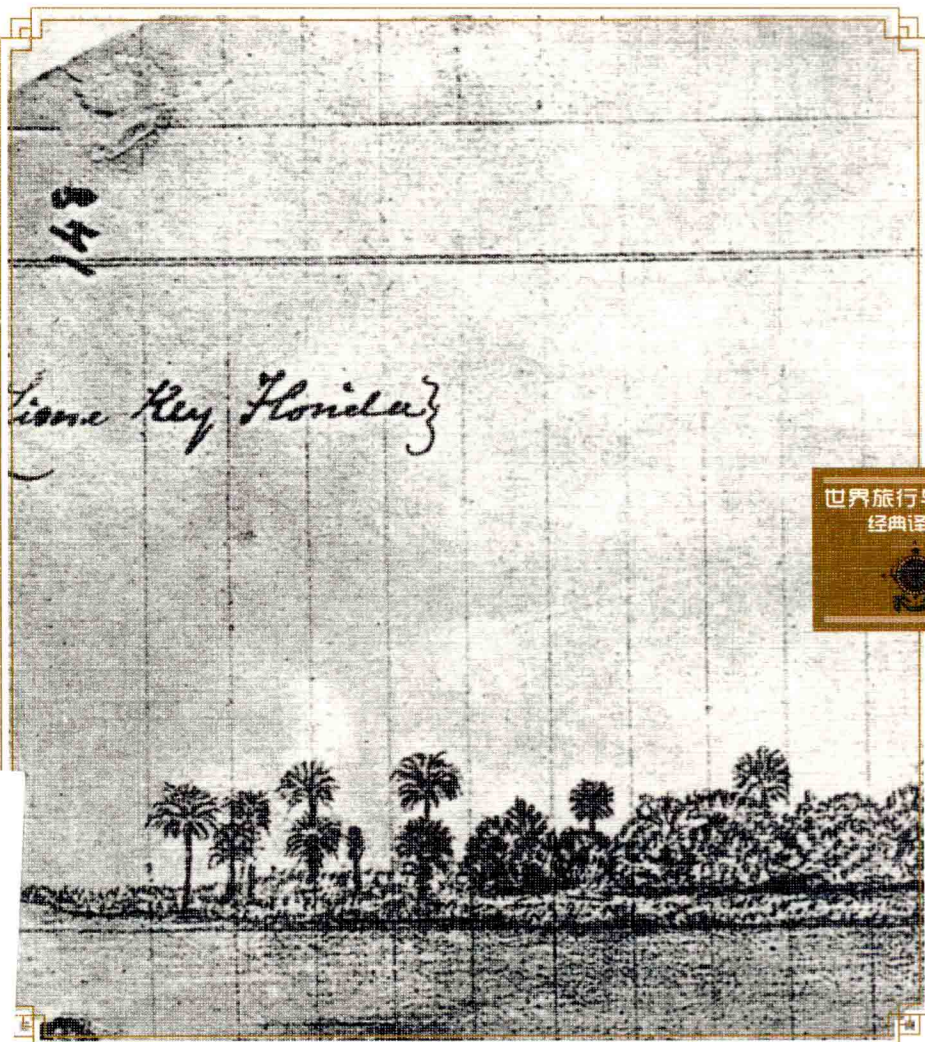




世界旅行与探险
经典译丛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

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

〔美〕约翰·缪尔 / 著

王知一 / 译

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

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

〔美〕约翰·缪尔 / 著

王知一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美)缪尔著;王知一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284-1

I. ①墨… II. ①缪… ②王…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近代 IV. ①I71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0982 号

出品人:黄育海 陈征
项目统筹:姜逸青 徐如麒
责任编辑:李珊珊
选题策划:潘丽萍
封面设计:汪佳诗

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

[美]约翰·缪尔 著
王知一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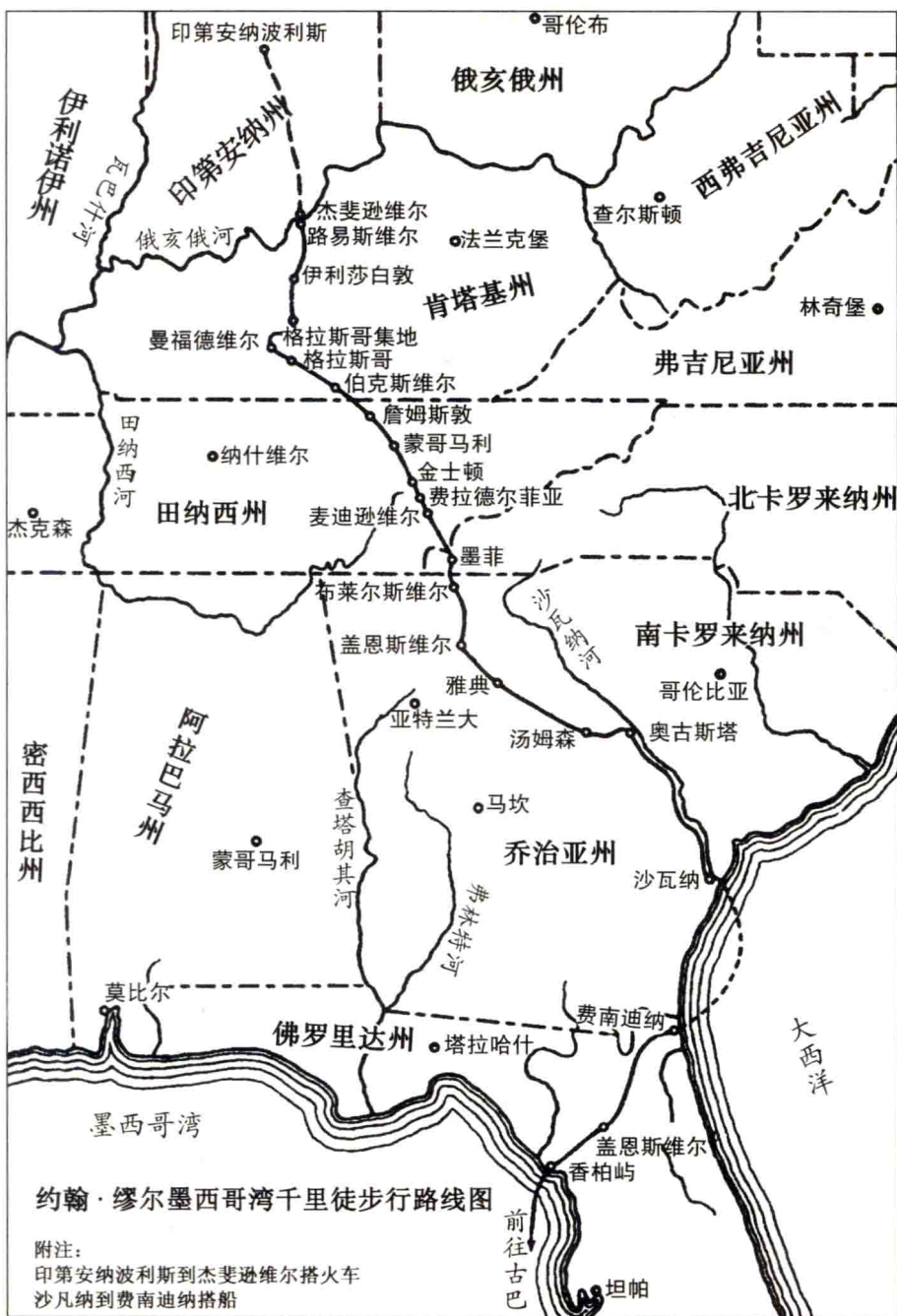
网址:www.slc.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5 字数 57,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84-1/I·4186 定价:16.00 元



约翰·缪尔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路线图

附注：

印第安纳波利斯到杰斐逊维尔搭火车

沙凡纳到费南迪纳搭船

目 录

1	第一章 肯塔基州的森林与洞穴
14	第二章 穿越坎伯兰山脉
34	第三章 穿过乔治亚州河流区
48	第四章 墓地露营
59	第五章 跋涉过佛罗里达州的沼泽与森林
85	第六章 香柏屿
98	第七章 寄居古巴
114	第八章 绕道赴加州
128	第九章 二十丘谷地

第一章

肯塔基州的森林与洞穴

我已经观察了由北方诸州到温暖南方的野林与花园有好长一段时间了，终于，在克服所有困难之后，于一八六七年九月的第一天，我摆脱了所有束缚，怀抱愉悦的心情，由印第安纳波利斯展开了徒步千英里至墨西哥湾的旅程。（由起点到俄亥俄河畔的杰斐逊维尔这段路是坐火车的。）九月二日在路易斯维尔渡过俄亥俄河时，我没有开口与任何人交谈，完全靠指南针穿过这座大城。出城后，我找了一条南行道路继续前行，在经过一些散落的郊区小木屋与村落后，进入了一座绿林，在这儿，我打开随身带的地图，粗略规划了接下来的旅程。

我的计划很简单，就是选择我能找出的最荒野、森林最茂密又最省脚力的路线向南行，以能经历的最大范围的原始森林

为目标。叠起地图，我背起了小背包和植物压平器，在老肯塔基橡木林中大步踏上旅程。眼前松树、棕榈树及热带花朵杂沓丛生，这片壮丽的美景令我欢愉，不过，纵然大橡树伸长了欢迎的臂膀，终究掺了点孤独的阴影。

我见过许多种橡树，分别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与土壤中，但是肯塔基橡木的巨大却是我前所未见的。它们的鲜绿色树冠宽阔又茂密，伸长的枝干与繁茂的树叶搭盖起一条条林荫大道，而且每一棵树似乎都被赐予加倍的狂欢生命力。这段路大半走在河谷，走了二十英里路之后，我在一间东倒西歪的小旅店找到了住处。

九月三日。由满布灰尘又肮脏的阁楼小卧房逃到壮盛的树林中。这附近所有我喝过的溪水与井水都有咸味。索尔特河几乎已干涸。这一上午我大部分走在光秃的石灰岩地上。穿过由河岸延伸出的二十五至三十英里平地后，我来到了一片名为肯塔基圆丘的丘陵地。那是一些光秃的小丘，只有顶端长了些树。有些上面有几株松树。有几小时我沿着农夫走出来的小径前行，但是渐渐就走离了小径，碰到一丛丛纠缠不清的藤蔓，很难穿越。

中午时分，我从一堆巨大的向日葵丛中穿出，发现自己置身于河岸边，河床里岩石满布，水量大，水流湍急（罗灵福克河）。在这荒野深郊，我估计不会有桥，于是立刻涉水渡河。就



肯塔基橡木——西奥多·艾特尔（Theodore Eitel, 1868—1955）摄

在这时，一个黑女人在对岸急匆匆地叫我等着，她去叫“男人”牵马来给我。她说这河又深又急，如果我径自涉水横渡，可能会“被吞溺的”。我回答她，我的背袋及植物压平器会帮我平衡，而且水看起来也不深，就算我被水卷走，我也是个游泳好手，而在这太阳下衣服很快会干的。但是这个谨慎的老妇人说没有人曾徒步涉水渡过这条河，她去叫人牵马来，一点都不麻烦。

几分钟后，渡河的马穿过藤蔓与芦草出现，小心翼翼地走下河岸。它高长的腿证明天生就是匹渡马。它是匹白马，这当儿跨骑在它身上、肤色黑黝黝的小男孩，像极了马背上的一只小虫。在多次停停走走之后，马终于安全涉过水来，我随即上了马背，坐在小黑人的后面。他是个长相古怪的东西，像个胖嘟嘟的黑肤色印度娃娃，头发一块块编结得像麦利诺羊身上的毛。那老马，背上负荷着过重的一白一黑两个包袱，左摇右摆地蹒跚迈出它的长腿，似乎随时会摔倒。总算没有变成落汤鸡，我们安全抵达陡峭不平的对岸，置身在藤蔓与芦草间。其实，一场盐水浴似乎对我们没什么坏处。我可以游泳，那个小非洲人看起来会像个气囊浮在水面。

我去了那个马主的田庄，他说我在那里可以找到“能忍受的”饮水。但是，就像我尝过的这一带所有的水一样，它带有令人无法适应的咸味。这座老旧的肯塔基家园里，每样东西都

带有硕大、丰盛又不经修饰的特色。房子是真正的南方式，宽敞通风，横向主厅就像火车铁轨穿过的山洞，屋顶上伸出几根厚重粗大的烟囱。这黑人的房舍及其他的建筑，数量加起来足可算作一座村落，而所有这一切，刚好成为一个纯正老肯塔基家园令人感兴趣的代表。它被花圃、玉米田及绿色的树林小丘包围着。

经过一群砍伐巨橡树到市场贩售的樵夫。水果很丰富。整个下午看到的都是开满花朵的美丽山丘。由伊利莎白敦往东南走直到精疲力竭，便躺入瞎撞上的树丛中。

九月四日。当我于作为居处的榛树丛中被鸟鸣声闹醒时，太阳已给山丘顶镀上了一层金。鸟儿们在我头边兴奋地跳跃低飞，似乎在轻责低叱，一些不知名的美丽植物正对着我的脸俯视。第一次躺在床上发现植物！虽然昨晚是瞎摸来的，但这真是个绝佳的营地，我逗留其中，享受树木、柔光及大自然的音乐。

在森林里走了十英里。碰到一种叶子像柳叶的新奇橡树。走进一长块被称为“不毛之地”的黑橡林沙地，那里有许多六七十英尺高的橡树，听说四十年前的大火被扑灭后，它们就不断生长。这里的农夫高大、健壮又快乐，他们喜欢枪和马，和他们友善闲聊，让我挺开心。天黑后，抵达一座落破的村

庄，一个非常喜欢助人的黑人带我到“客栈”，还说“一点都不麻烦”。

九月五日。今晨我头顶不再有鸟儿、花儿或友善的树木了；只有布满灰尘和垃圾的肮脏小阁楼。逃入树林，来到洞穴区。在第一个洞穴的入口，我惊奇地发现一些属于威斯康星州或北方荫凉角落的蕨类，后来观察得知，每一个洞穴口都有自成一格的气候带，而且都十分凉爽。这个洞穴的入口直径大约有十英尺，深约二十五英尺。一股强烈的冷风由里面吹出，我还听得到流水声。一根长杆靠在洞壁，似乎是用来当梯子，不过有的地方又像船只桅杆般滑得不得了，好像是在测验猴子攀爬的本领。这个天然储水槽的岩壁和穴口周围都有精致的雕刻，还长满了花草。穴顶上的灌木都有能遮阴的大叶子，洞壁斜坡及凹沟则填满了一排排或一片片美丽的野蕨或苔藓。我在那里愉快地逗留了许久，一边将标本压平，一边将这美景印入脑海。

正午时分抵达曼福德维尔；很快就被曼福德先生发现并加以盘问，他是一位拓荒者，也是该村的创建人。曼福德先生像个土地勘测员，他掌管所有村办事处，每一个找路或找土地的人都会来请教他。他把所有村人都看成是自己的孩子，所有进入曼福德维尔的陌生人则一律成了他的访客。当然，他查问了 my 职业、目的地等等，然后邀请我到他家做客。

请我用了些“小鲑鱼”提神后，他颇为自得地在桌子上放满了石头、植物等东西，这些新旧不一的东西都是他外出探寻时收集来的，照理都有科学价值。他对我说，所有科学人士都会来请教他，因此，既然我研究植物学，他一定有或应该有我要找的知识。于是，他针对治疗每一种致命疾病的草药，为我上了冗长的一课。我对这位施恩者的仁慈道了谢后，赶忙逃到野外去，沿着绕行一座大山丘基部的铁道前行。待夜幕降临，我能找到的居所似乎都不欢迎我，我也鼓不起勇气去要求他们之中任何人收留我。在山坡上巨大橡木下的一所学校找到栖身所，睡在一些看起来最柔软的长椅上。

九月六日。早晨第一声鸟鸣传来就动身，希望在傍晚前抵达猛犸洞（Mammoth Cave）。赶上一个拉牛车的老黑人。搭他的车与他一起走了几英里，跟他聊到一些有关战争、树林中的野果子等有趣的话题。“就在这儿，”他说，“南方叛徒正在捣毁留下的足迹，突然，他们以为北方佬从那边的山上来了，啊，老天，他们没命地跑。”我问他是否愿意悲惨的战争再次发生，他那温顺的脸突然平静下来，以严肃认真的语调说道：“啊，老天，不要再有战争，老天，不。”^①肯塔基的许多黑人都十分机灵又有见识，一旦聊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往往毫无顾忌地滔滔

^① 指发生在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五年的美国南北战争。

不绝。

抵达离猛犸洞约十英里的马穴（Horse Cave，又译作“霍斯凯夫”）。洞口前是一道绵延数百码的长缓斜坡。这里似乎是天然泉水的源头，也是进入黑色矿藏王国的庄严大门。这个洞穴位于一个（同名的）村落中，它供给村落丰富的冷泉水，以及盖满野蕨的洞口吹出的清凉空气。天热的时候，守卫洞口的大树下会坐满了人群。这个大风扇能够立刻吹凉整个村落的人。

住在高山附近的人得花一两天才能爬到空气清凉的地方，可是这些肯塔基人若被热得头昏眼花，几乎在州内任何峡谷都能找到一块清凉之地。陪伴我的村人说，马穴至少有几英里深，从没有人完全探索过。他告诉我，他从没去过猛犸洞。他说，不值得走十英里路去看那洞穴，那只不过是地上的一个洞，我发现他不是少数说这话的人。他是个手脚利落、实际又太聪明的人，像野草、山洞、化石之类不能吃的东西，都不值得他浪费宝贵的时间。

到达猛犸洞。我惊奇地发现它是如此原始。附近有一个有精致步道与花园的大旅馆。不过，很幸运，山洞没有被修饰过，如果不是因为一条走下山谷通往洞口的小径，你不会知道有人探访过它。就像有些大房子或建筑物的入口毫不起眼，让人丝毫无法想象主结构的恢弘，这个肯塔基矿藏王国的入口相较下也相当小而不显著。一个人可能由距它几码远的地方经过而没

注意到它。一股冷风不断由洞内涌出，为装饰于洞端岩壁上的蕨类创造出类似北方的气候。

我从不曾见过如此强烈的对比，这是大自然的庄严美景对比不值一顾的人工花园。那座现代化的旅馆完全是俗丽人工的味道，许多被修剪成畸形的漂亮植物排列在令人厌恶的几何图形花床中。这整个失败的人工景致与上帝神圣庄严的美景并列着。洞口的树木都光滑高大，底部向前弯，然后笔直向上生长。只有一株枝干扭曲、树皮满是疤痕的白胡桃，以及一些长得很好的冷蕨（*Cystopteris*）与灰藓（*Hypnum*），似乎怜惜并属于这个洞穴。

出发至格拉斯哥集地。在山坡的树林中耽搁了些时间。向一户农家问路，主人以少见的热诚招待我留宿。我们畅谈了一些有关政治、战争及神学等熟悉的话题。这位老肯塔基人似乎很喜欢我，邀我在这一带山丘停留到明年春天，还保证我会在猛犸洞附近找到许多感兴趣的东西；另外，由于他是学校的负责人之一，他也肯定我可以加入他们学校的冬季班。我诚心感谢了他为我所做的仁慈计划，仍决定维持既定的打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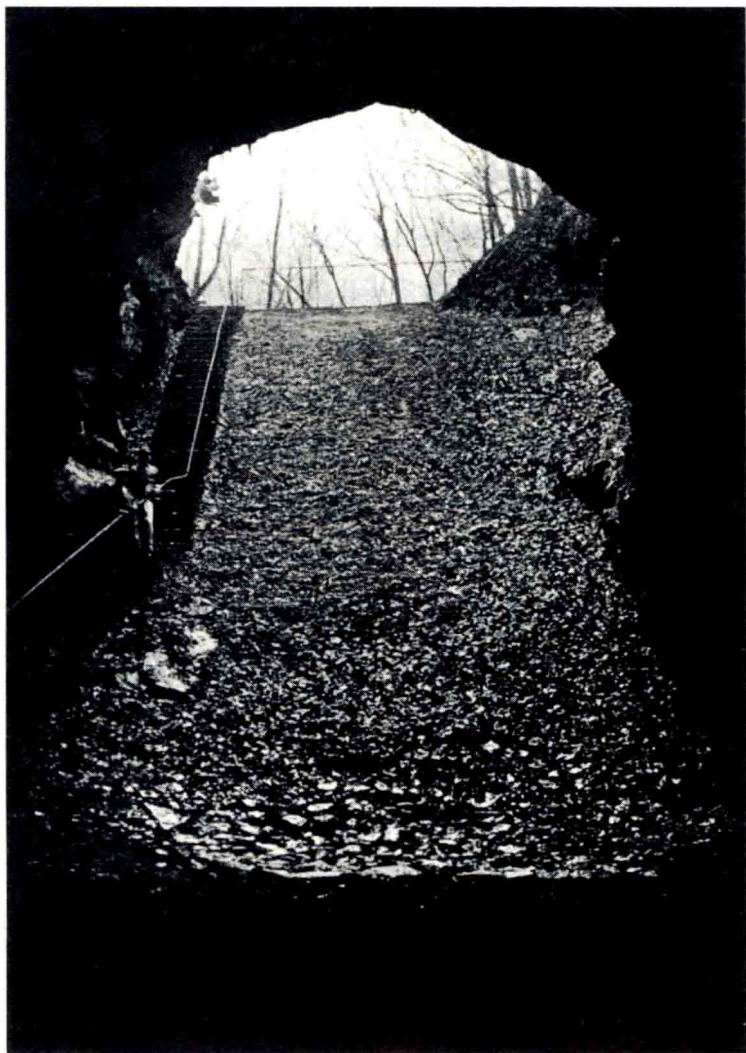
九月七日。我带着这些肯塔基人的真诚祝福，穿过茂密的绿色森林，再继续南行。整天都身处广大的森林中。第一次见到槲寄生。有一部分时间，我跟一个住在伯克斯维尔附近的肯塔基人同行。他对所有碰到的黑人都友善地打招呼，称他们为

“伯伯”或“阿姨”。所有在这条路上碰到的旅者，不论是黑是白，或男或女，都骑着马。格拉斯哥是少数几个仍过着寻常美国生活的南方城镇。当夜借宿在一户富裕的农家中。

九月八日。山坡顶端浮着一片深沉浓绿的浪海。玉米、棉花及烟草田散落各处。我曾经幻想开满了花的棉花田该是一幅美丽壮观的景象；但事实上，棉花是一种粗糙蔓生的植物，一点也不赏心悦目，还没有爱尔兰的马铃薯田一半好看。

碰到许多正要去参加集会的黑人，全都穿着他们最漂亮的星期天外出服。他们个个身材肥胖，但看起来快乐又满足。接近坎伯兰河，景象变得更辽阔。伯克斯维尔是个美丽的所在，被壮观的青葱小山丘包围着。坎伯兰河必定是一条快乐的小溪。我想我可以一辈子在这幅美景中游历。这晚，我找不到肯让我寄宿的地方，于是选了块山坡地躺下，入梦的同时，嘴上还喃喃不停地赞叹肯塔基多层次的美景。

九月九日。在钟爱的花与鸟之乡又过了一天。许多急湍在茂密的森林中奔流，河岸镶嵌着美丽的花朵。托着蓝天的一溜大山坡像一幅图画，我坐于其上。无边无际的起伏绿林中点缀着一抹抹秋黄，周遭的空气中也散佚着秋的色彩与声响。柔和的晨光洒落在粗壮成熟的橡树、榆树、核桃与山胡桃树林上，



猛犸洞的入口——路易斯维尔暨纳什维尔铁道局提供

大自然是如此富有思想又沉静。肯塔基是我看过最绿、树叶最茂密的一州。这里的温带植物所形成的柔绿色大海，最为广阔无垠。

把楔子比作不同地区的绿色植物量尺，厚而宽的一端就是肯塔基的森林，另一端则是北方的青苔与地衣。这个绿色楔子的边缘并不是笔直的。由肯塔基开始，它既厚又宽，一直持续到越过印第安纳州和加拿大的森林。到了加拿大的枫树与松树林，它就快速倾斜，变成只点缀低矮桦木与赤杨的荒凉的北极小山丘；然后又渐渐削薄成边角，上面只剩耐寒的地衣、地钱、苔藓，最后到终年积雪的地带。所有肯塔基植物中，以高贵的橡树最为雄伟。在繁茂的肯塔基森林中，它们为数最多。这里是伊甸园，橡树的天堂。傍晚时分，越过肯塔基州界，在一户节俭的田纳西农家门前，听主人用尽平常谨慎人家不招待客人的各种理由后，要到了食宿。

九月十日。由一堆不由衷的仁慈中逃到慷慨的树林里。在爬满纠缠不清的藤蔓的平地上走了数英里，我开始爬上坎伯兰山脉，这是第一座我眼睛看见、双脚踏上的真正的山。上山的小径是接近规律的之字形斜坡，大部分覆盖着高大的橡树，形成林荫通道。但其中有些开口，可以看见美丽又壮观的肯塔基森林，它一直延伸穿过山丘与谷地，由大自然的手将它恰恰好